

共产党的邪恶根源

作者：齐治平



引言.....	2
一、共产党为什么那么黑？	2
二、共产党为什么那么邪？	3
三、共产党为什么那么贪？	10
四、共产党为什么那么淫？	11
五、共产党为什么那么狂？	13
六、共产党为什么那么暴？	15
七、共产党为什么那么坏？	20
八、为什么共产党邪恶无底线？	21
大陆直连看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	25

引言

“共产党为什么会那么坏？”很多人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也有人讲：共产党一开始是好的，是后来变坏了。

还有人讲：共产党上面的人是好的，是下面执行政策的人搞坏了。

那么，事实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当你看完这些历史真相后，你自然就知道答案了。

一、共产党为什么那么黑？

共产党为什么那么黑？因为共产党本来就起源于黑帮组织——光照帮。

据 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著名的历史学家詹姆斯·毕灵顿等学者的系统研究，共产党起源于十八世纪德国巴伐利亚的光照帮（Bavarian Order of the Illuminati），光照帮的帮主是亚当·魏萨普（Adam Weishaupt，1748-1830）。光照帮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分支机构，并渗透和控制很多外围组织，如共济会、雅各宾俱乐部、平等会、正义者同盟等。1847 年 6 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大会，宣布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 年 11 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二次大会，“委托”（commission）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个宣言，1848 年 2 月 21 日，《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就这样，共产党诞生了。共产党起源于黑帮（光照 帮）的详细情况，请参考[《挖出共产党的根》](#)一文。

光照帮帮主魏萨普是个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式的人物，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所以不择手段是光照帮的一个基本特点，欺骗和敲诈是其达到目的的方法。

光照帮帮主魏萨普告诉其心腹，要致力于欺诈的艺术、伪装自己的艺术、侦察别人的艺术和洞察别人思想的艺术，他还教手下人具体如何去欺诈。

由于光照帮的目的非常邪恶，魏萨普特别要求会员保持高度的秘密性，不能被外人发现，需要伪装和掩护。为了防止秘密泄露，所有会员都用化名，光照帮在通信中采用密码和波斯立法等等，魏萨普还建立了一个严密的特务系统（秘密警察系统），让会员之间相互监视。

为了欺骗外界，光照帮表面上树立一个慈善性组织的形象，声称目的是为了使人成为“一个幸福繁荣的大家庭”，从而吸引了许多知识份子、政府官员和神职人员等等，使他们误认为光照帮是个纯基督教的慈善性质的组织。

魏萨普说：本组织的强大力量来自于隐蔽，绝不能让它的名字出现在任何地方，总要用另一个名字来作为掩护。他对手下说：只要达到目的，不在乎用什么样的掩护，掩护是必须的。

成立于1884年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是光照帮的一个分支组织，曾经资助过列宁，并称列宁为“最伟大的费边”。下图是其会标：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上图是光照帮的分支组织费边社（Fabian Society，1884年在英国成立）的会标：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这只披着羊皮的狼很形象地反映出光照帮及其后来创立的现代共产主义（共产党）的欺诈特点。

后来的共产党完全继承了光照帮“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教义。例如列宁说：“我们必须使用所有诡计、阴谋、欺瞒、狡诈、非法手段、隐蔽手段，并掩盖真相。”

光照帮为什么最终演变成为共产党？因为光照帮成立之后，一直在寻找一种堂而皇之的、能够欺骗全人类的学说，充当它推翻一切原有政权、建立其统治全人类的独裁政权的幌子（即“羊皮”），当它找到“共产主义”理论时，发现正是它一直在寻找的最好的“理论体系”（即“羊皮”），于是便正式宣称信奉“共产主义”，并成立“共产党”这一黑帮组织来推行“共产主义”。其实，“共产主义”理想在光照帮（共产党）的高层人物那里，从未被真正相信过，它而只是光照帮（共产党）达到自己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

二、共产党为什么那么邪？

共产党为什么那么邪？因为共产党一开始就信奉魔教——撒旦教。

1、光照帮帮主魏萨普信奉撒旦邪教

共产党鼻祖、光照帮帮主亚当·魏萨普（Adam Weishaupt, 1748-1830）是个魔教信徒，信奉撒旦路斯弗（Lucifer）。

按照西方宗教的说法，撒旦是堕落的天使路斯弗（Lucifer）。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亚当）。撒旦在当天使时，由于自傲、妒嫉而反叛上帝，结果被上帝打入地狱，成了魔王。从此，撒旦仇恨上帝和人类，要误导人类，让人类不信神、远离神而走入歧途，然后堕落成为欲望的奴隶，最后掉到地狱里，从而成为撒旦的奴隶。

魔教的基本特点包括：（1）仇恨上帝，让人远离神；（2）仇恨上帝创造的人类及文明；（3）仇恨上帝给人制定的道德和价值观；（4）善于欺骗；（5）用物质欲望让人堕落、败坏；等等。

信奉撒旦邪教的魏萨普认为：人类文明是错误的，人类在错误的道路上发展。所以，光照帮要摧毁人类的文明、对神的信仰以及和人类文明相关的社会体制、道德和价值观等等，建立一个完全堕落、没有人权和道德的“人类幸福大家庭”（后来称为所谓的“共产主义幸福大家庭”）。这个纲领正是撒旦的教义。

共产党完全继承了光照帮的邪教纲领。《共产党宣言》宣称：“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1786 年，光照帮魏萨普做了一项战略决策，和法兰克主义结盟，而法兰克（Jacob Frank, 1726-1791）是个极其败坏的宗教领袖（假弥赛亚），被犹太教开除教籍，法兰克的信徒称为法兰克主义者（Frankist）。法兰克主义（Frankism）是近代另一个极其邪恶和堕落的运动，它也要摧毁所有宗教和发动世界革命，声称《圣经》中不让干的犯罪行为都可以干，包括叛教、换妻、性狂欢、乱伦等等。光照帮与这样的邪教结盟，佐证了光照帮帮主的魔教信仰。

2、马克思信奉撒旦邪教

很多中国人不知道的是，马克思大学时代加入了由乔安娜·萨斯卡特（Joana Southcott, 据称与 Shiloh 魔鬼有交道）主持的撒旦教会，成为魔教的一员。

马克思早年是一名基督徒，但在大学期间信奉了撒旦教。关于这一点，有很多方面的证据：

其一，马克思的通信。在马克思与其父的一封信中，出现了一些灵异字句。马克思写道：“一层外壳脱落了，我的众圣之圣已被迫离开，新的灵必须来进驻。”马克思的父亲回复道：“对于这非常灵异之事有一种解释，但我强忍着不去作这种解释，尽管它貌似颇为可疑。”在马克思的儿子 Edgar 于 1854 年 3 月 21 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此信开头就是惊人的一句“我亲爱的魔鬼”。一个儿子怎

么会用如此荒谬的方式称呼自己父亲？不过，撒旦教徒对他们所爱的人都是这样称呼的。难道连他儿子也入邪教了？

其二，马克思的作品。马克思的作品共有 100 卷之多，其中只有 13 卷被公开印发。要了解马克思的真实思想，应该从那 87 卷没公开印发的文稿中寻找。那时，马克思在一首诗中写道：“我渴望向上帝复仇。”马克思在《绝望者的魔咒》一诗中写道：“在诅咒和命运的刑具中，一个灵攫取了我的所有；整个世界已被抛诸脑后，我剩下的只有仇恨。”

马克思在《演奏者》一诗中有一个奇异的自白：“地狱之气升起并充满我的头脑，直到我发疯、我的心完全变化。看见这把剑了吗？黑暗之王把它卖给了我，它为我抽打时间，并给我印记，我的死亡之舞跳得更加大胆了。”这些字句有特殊含义：在撒旦教的晋阶祭仪中，一柄施了巫术、能确保成功的剑，会被卖给晋阶者。而晋阶者付出的代价，就是用他血管里的血在恶魔契约上签字，于是，在他死后，他的灵魂将属于撒旦。显然，在这首诗中，马克思承认他与撒旦签了契约。

马克思在其学生时代写了一个剧本，题目叫《Oulanem》。要理解这个题名，需要知道如下之事：撒旦教有一种祭仪叫“黑色聚会”。在此仪式中，撒旦教祭师于午夜时进行念诵。黑色蜡烛被颠倒放置于烛台上，祭师反穿着长袍，照着祈祷书念诵，但念诵顺序是完全颠倒的，包括神、耶稣、玛利亚的圣名，都倒过来念。一个十字架被颠倒放置或被踩在脚下，一件从教堂偷来的圣器被刻上撒旦之名，用于仿冒的交流。在这“黑色聚会”中，一部《圣经》会被焚毁。所有在场者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不做好事。然后，他们进行纵欲狂欢。

“Oulanem”就是将圣名“Emmanuel”调乱来写。“Emmanuel”是耶稣在《圣经》里的一个名字，其希伯来文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黑魔法认为这种颠倒之法是有效的。

在《Oulanem》里，马克思做了魔鬼所做的事：他诅咒全人类下地狱。他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朋友！’”马克思喜欢复述哥德的《浮士德》中恶魔 Mephistopheles 的话：“一切存在都应该被毁灭。”一切——包括工人和那些为共产主义而战的人。

我们开始明白青年马克思身上发生什么了。他曾经有基督教的理想，但并没有付诸实践。他与其父的通信证明，他花费了大量金钱用于娱乐，并因此导致他与父母之间无尽的矛盾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已陷入一个秘密撒旦教组织的罗网，并经历了献祭仪式。撒旦能在其教徒纵欲狂欢的迷幻中显现，并能通过他们的嘴说话。当马克思宣称“我要向上帝复仇”时，他显然就是撒旦的代言人。

那时，即马克思完成《Oulanem》和其它早期诗作时（在诗中马克思自己承认与魔鬼签了契约），他不仅没有社会主义理念，甚至还激烈反对之。那时他是一本德语杂志《Rheinische Zeitung》的主编，这本杂志“绝不容忍哪怕是纯理论

的当前形式的共产主义，何况让它实践？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可见，马克思是先信奉了撒旦教，然后才有共产主义信念。

在此之后，马克思遇见了 Moses Hess，此人在马克思一生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正是他把马克思导向了共产主义理念。

Moses Hess 也首先是一个撒旦教徒，然后才是共产主义者。在给 B. Auerbach 的一封信（1841）中，Hess 称马克思是“最伟大的，更可能是唯一的，当代哲学家……马克思博士非常年轻（最多 24 岁），他将给予宗教和哲学终极打击。”可见，Hess 的首要目标是打击宗教，而不是实现共产主义。

很多人曾经认为：马克思追求着一种帮助人类的理想，并认为宗教是实现此理想的障碍，所以他采取了反宗教的立场。实际上，马克思憎恨所有神明，而且不堪听闻上帝。“共产主义”只是他引诱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去实现撒旦理想的圈套而已。也就是说，马克思并不是信奉“共产主义”，而是利用“共产主义”来实现撒旦教的理想。

其三，马克思的打扮。在马克思的年代，男人通常会留胡子，但式样与马克思不同，而且不会留长发。马克思的外形风格是 Joanna Southcott 的信徒的特征。Joanna Southcott 是一个撒旦教组织的女祭师，她自称能与恶魔 Shiloh 通灵。

其四，马克思的行为。美国人 Sergius Riis 将军曾是马克思的信徒。听闻马克思的死讯后，他颇为哀伤，因而去了伦敦，拜访他所景仰的导师的故居。马克思的家人已搬走，他唯一能见到的人是马克思的前女佣 Helen Demuth。她说了一些有关马克思的惊人之语：“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当他病重时，他独自在房间里，头上缠着带子，面对着一排点燃的蜡烛祈祷。”

头上缠着带子，那似乎是正统犹太教徒在早晨祈祷时佩戴的护身符。但是，马克思早已受洗于基督教，他从未修习犹太教，而且后来还成了反对神的人。他写了多本反对宗教信仰的书，还把他所有子女都培养成了无神论者。那么，这个被无知女佣看作祈祷的仪式，究竟是什么呢？犹太教徒祈祷时，虽然头戴护符，但通常不会在面前放一排蜡烛。这会不会是某种魔法仪式呢？

其五，马克思的朋友。恩格斯生于一个虔敬的家庭，事实上，他年轻时创作过漂亮的基督教诗词，但是后来他也信奉魔教。他遇见马克思后，写下了对马克思的感想：“谁在追求野蛮的目标？一个来自 Trier（马克思的出生地）的黑暗之人，一个显著的怪物。他不行，亦不走；他用脚后跟，伴着肆虐的狂怒跳起，似乎想抓住广阔的天幕，再把它扔到地上。他在空中长伸双臂，握紧邪恶的拳头；他的狂怒从不平息，就像有一万个魔鬼通过他的毛发占有了他。”

像恩格斯一样，Bruno Bauer 起初是个虔信者，后来还成了保守的神学家，对批评《圣经》的言论进行反击。之后，他转而激烈批评《圣经》，并成了唯物主义基督教的创始人。他的教义坚称耶稣是凡人，而不是神的儿子。1841 年 12 月 6 日，Bauer 给他的朋友 Arnold Ruge（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写信道：“在这里，我在大学面对广大听众讲课。当我在讲坛上说出那些亵渎神的话时，我并

不认识我自己。这些话太厉害了，那些孩子们听得汗毛倒竖。当我说着那些亵渎之言时，却记起我是如何在家中虔诚写作、为《圣经》和《启示录》辩护。可是，经常是我一登上讲坛，一个很坏的魔鬼就占据了身体，而我是如此虚弱，被迫向它投降……我只有成为公认的公开鼓吹无神论的教授，才能满足我的亵渎之灵。”将 Bruno Bauer 转化为共产主义者的，正是那个转化了马克思的人：Moses Hess。

Bakunin（巴枯宁）又揭示，Proudhon（蒲鲁东），另一名主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同时也是马克思的朋友，同样崇拜撒旦。

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需要说明，那就是，马克思及其朋友，作为反对神明者，并非现代马克思主义者自称的无神论者。虽然马克思他们公开否认神明，但对于他们所憎恨的神的存在，他们从未怀疑过其存在。

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一名同事，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Mikhail Bakunin，曾写道：“那邪恶之尊，就是撒旦对神的反叛，在此反叛中，人类的解放遍地开花，这就是革命。社会主义者标识自己身份的用语是：“以那位被错误对待的尊者的名义”。撒旦，永恒的反叛者，是第一个自由思想家和救世主，它使人因其卑劣的无知和顺从而羞耻；撒旦解放了人，在人的额头上盖上解放和人性的印记，使人反叛并吃了知识之果。”

马克思最喜爱的女儿 Eleanor，在马克思的同意下，嫁给了 Edward Epling。此人曾作《神的坏》之类主题的演讲（这正是撒旦教徒所做之事）。与无神论者不同，他们不否认神的存在。除了欺骗别人，他们自知神是存在的，只是把神说成坏的。以下诗句道出了他向往撒旦的心态：“向您，我斗胆献上这诗，啊，撒旦，将要升座的盛宴之王！啊，牧师，我远离你的洒水、你的唠叨，因为啊，牧师，撒旦永不在你之后……”

其六，马克思的墓地。马克思死于 1883 年 3 月 14 日，埋在伦敦的高门墓地（Highgate cemetery），只有六个人参加了其葬礼。而这个高门墓地是伦敦地区撒旦崇拜的中心，许多崇拜魔鬼的神秘黑色仪式在这个墓地举行。马克思的墓上曾举行黑魔法的灵异祭仪。那里也是 1970 年袭击了数名女子的高门吸血鬼的策源地。红色中国的领导人华国锋曾到那里致敬。



被“马克思主义者”奉为神明的马克思，早年曾经是基督徒，后来加入魔鬼撒旦教，他自己也承认与撒旦签了契约。其后马克思大行魔鬼所为之事：诅咒全人类下地狱，

包括工人和那些为共产主义而战的人。“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其加入魔教后诞生。
图为马克思雕像。(网络图片)

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是“万魔附体”：“他的狂怒从不平息，就象有一万个魔鬼通过他的毛发占有了他。”马克思通过其对撒旦魔的信仰，行使魔鬼的职责，将无神论、唯物论、暴力论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等邪说和魔鬼的邪恶信息包装成共产主义，把被美化和学术化了的邪恶主义传向全世界，让人们不信神而转而与魔鬼一起做恶。

事实无疑地表明，马克思是撒旦教的信徒。当然马克思不敢承认，为了掩盖，于是谎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熟练地运用了撒旦的伎俩——谎言与欺骗。换句话说，马克思作为共产党的教主，用无神论、唯物论来掩盖共产魔教的真面目，想得到从心灵上毁灭人类的目的。

3、共产党中很多人都崇拜撒旦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开头就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不少人对此有困惑。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了，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其实就是马克思心目中的撒旦。《九评共产党》给人们点了出来，叫“共产邪灵”。

其实，共产党根本不是“无神论”，而是“反神论”（敌基督，邪教）。

例一、列宁信奉撒旦邪教

列宁的亲密朋友兼同事 Trotsky 著有《青年列宁》一书。书中写到，列宁十六岁时，曾从颈上扯下十字架，向它吐口水，再将它踩在脚下——这是撒旦教中常见的一种仪式。

例二、斯大林从不否认有神的存在

斯大林的妻舅兼最亲密“同志”Kaganovitch，在其日记中写道：“……他从未直接说神不存在。”“有斯大林在场时，人们会莫名其妙地不再是他们自己。人们都爱戴他、崇拜他。我不认为他受乐于什么国家的大爱：他凌驾于其上。虽然听起来很怪，但他确实占据了原本只属于神的位置。”斯大林身边的许多“同志”都说他像魔鬼一样，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斯大林是一个地主和女仆的私生子。其父为了名声，收买了一个补鞋匠，让他和怀孕的女仆结婚。但此事还是曝光了。童年时的斯大林常被嘲笑为杂种。斯大林少年时，他的生父被谋杀了。斯大林是疑犯，但没找到确切的证据来指控他。

后来，身为神学院的学生，他却加入了共产主义者的圈子。在那里，他和一位名叫 Galina 的女孩相爱了。因为那时的共产党员们很穷，Galina 被指派去做一个富翁的情妇，以便为共产党筹钱。当斯大林亲自投票赞成这一提案时，她割脉自杀了。

斯大林还盗窃党内的钱财，且精于此道：他挪用的赃款都不是给他自己的。

他又被派去渗透沙俄警局。他必须扮演双重角色：向警察告发次要的共产党员，以便接触警局的机密，同时保护重要的共产党员。

作为一个年轻人，斯大林有着最差的身世、学历和发展。因此他很容易受撒旦教的影响。他变得人如其名。“斯大林”的意思是“铁人”，一个没有丝毫人类感情、没有怜悯的人。

与马克思、恩格斯、Bauer 等前人一样，斯大林起初是一名信神者。他的第一首诗写于十五岁，诗的开头道：“全能的神的意旨是多么伟大啊！”由于感受到神的召唤，他成为了神学院的学生。然后，他先是变成了达尔文主义者，接着又成了马克思主义者。

当他开始以革命者的身份进行写作时，他用的第一个笔名是“Demonoshvili”，在乔治亚语中，此词意为“魔鬼的”。他的另一笔名是“Besoshvili”，意即“恶魔般的”。

斯大林和俄国共产党员们，在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敌人”之后，又用暴力对付他们的友伴，包括他们最显赫的“同志”、革命的首领们，都不能幸免。这就是撒旦教的印记：它的革命不是为达到某一目标，而是为革命而革命，为杀而杀。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永远的革命”。

1917 年是革命之年，那年苏维埃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 29 名成员中，仅 4 人有幸得享天年，四人之一死后还被宣布为“革命的敌人”；13 人被他们自己的“同志”处死或蒸发了；2 人因深受斯大林迫害而自杀。

例三、布哈林渴望成为“敌基督”

Bukharin（布 哈林）曾是共产国际的总书记，并且是本世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早在十二岁时，当他读了《圣经·启示录》后，他便渴望成为敌基督（《圣经》中专门与上帝和基督作对的魔鬼）。他知道，按照经典，敌基督必须是大娼妇的儿子，因此他坚称，他的母亲自认曾是妓女。

例四、共产党官员崇拜撒旦的例子

还有一些重要证据能证实共产党领导人的撒旦教信念。苏联红军将领之一，后来被斯大林枪决的 Tuhachevsky 元帅，他的女儿 Troitskaia 写道，她父亲在寝室的东方一角放着撒旦的画像。东正教徒通常是在此位置摆放（耶稣、圣母等的）圣像的。

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宗教事务议会”是一个致力于刺探和迫害宗教信仰人士的机构。某共产党员就任此机构头目时，给自己取名为“Hruza”，其斯洛伐克语之意为“恐怖”，这是对“魔鬼”的一个称呼。

阿根廷一个恐怖组织的领袖给自己起了个绰号“撒旦奴夫司基”。

Anatole France 是一个著名的法国共产主义作家，他曾把法国一些最大的知识分子导向共产主义。最近在巴黎举行了一个魔鬼艺术展，其中一件展品，就是这位共产主义作家用于主持撒旦教祭仪的特制椅子。这张椅子的扶手和凳脚长角，并披着羊皮。

Solzhenitsyn 在其巨著《古拉格群岛》中揭示，苏联内务部长 Yagoda 的嗜好，就是脱光衣服，赤身裸体地射击耶稣和众圣的画像。他的两个“同志”也参与了这种行动。这是共产党高层举行的又一个撒旦教仪式。为何自称代表无产阶级的人，要射击耶稣这个无产者，或玛利亚这个穷女人的画像呢？

一些基督教五旬宗（Pentecostalism）信徒讲述了一件二战期间发生在俄国的事：他们的一位传教士曾为别人驱魔，那个魔鬼离开附身之人时，恐吓道：“我会报仇的。”数年后，那位驱魔的五旬宗传教士因信仰而被枪决了。执行枪决的军官在扣动扳机前说：“现在我们扯平了。”共产党官员们是否有时被魔鬼附体了？他们是否成了撒旦的工具，去报复试图推翻恶魔王座的基督徒？答案是肯定的。

三、共产党为什么那么贪？

人们都知道共产党贪官最多，贪得无厌。很多人都以为共产党是后来才变得这么贪的，却不知道从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开始，就是这么贪的。

马克思的父亲是律师，一家人尽管衣食无忧，但也绝对算不上富裕，特别是在马克思读大学后，老马克思的收入还减少了，而支出则增加了。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给儿子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条件，他还是拿出了家庭收入中最大的一部份给了马克思。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尽管如此，儿子的花费仍然经常“超过必要的限度”，有时甚至欠债，为此他不得不经常追加给马克思的费用，这让他很是烦恼。

他在 1837 年 12 月 9 日的信中抱怨说：“我们可敬的儿子不顾一切协议、不顾一切惯例一年花了七百塔勒，好象我们是阔佬，可是，就是最富有的人花的钱也不超过五百。”同样的抱怨也见于 1838 年 2 月 10 日的信：“现在才是一个学年的第四个月，而你已经拿了二百八十塔勒。今年冬天我还没挣到这么多钱呢。”

马克思并非富家子弟，但开销却比阔佬还大，当时，“最富有的人花的钱也不超过五百”，而他却“一年花了七百塔勒”，他从不体贴父亲挣钱养家的辛苦，可见他的贪心有多大。

四、共产党为什么那么淫？

人们都知道共产党淫官最多，荒淫无度。那么，共产党是现在才变得这么淫乱的吗？

1、马克思的淫乱

1850 年，马克思让自家女仆 Helen 怀孕了。Helen 没有结婚，眼见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人们即使不怀疑马克思，也会以为 Helen 怀的是外面的野种，那样他倒是没了干系，但却有辱“工人阶级导师”的家风。怎么办？马克思急需找个垫背的来为自己开脱责任，频繁出入马克思家门而又是单身汉的恩格斯成了他挑中的理想人选。于是，当孩子出生时，马克思说服他当了这个非婚生子的父亲。这个男婴取名为亨利·弗里德里希·德穆特。“弗里德利希”就是恩格斯的名字。马克思不但淫乱，还让恩格斯为自己背黑锅，这就是马克思的真实为人。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那个时代，非婚生子还是一件很不名誉的事。因此，尽管恩格斯为马克思背负了这个黑锅，但心里对这件事却始终耿耿于怀。临死前，他已不能说话，仍在一个纸盘上写下了：“亨利·弗来迪是马克思的儿子，图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弗来迪就是马克思与海伦所生的儿子，而图西（Tussy）是马克思的女儿，当时在恩格斯身边，她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洁白无瑕，亨利真的是恩格斯的儿子。

Eleanor 是马克思最喜爱的女儿。他叫她“Tussy”，并常说“Tussy 就是我”。当恩格斯临终时告诉她私生子的丑闻时，她崩溃了。正是此事导致了她的自杀。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中，斥责资本家“占有在他们支配下的无产者们的妻女”。这种伪善也属于马克思的品格之一。

人们看到马克思全家郊游，都会有个女仆 Helen，鸵鸟般负重，杯盘，食物，野餐用具，一应俱全伺候。法国左倾作家罗兰曾在《约翰·克里斯朵夫》中篇小说里描写欧洲小贵族家庭女仆的惨境：白天过度劳累，夜间还要严防男主人骚扰，终于难逃魔掌，怀孕又怕女主人知晓，穿肥大衣服坚持操劳，终于早产，把婴儿生在地板上，血流如注。左倾作家想不到笔下的流氓主人竟远不如“革命”导师马克思卑鄙。无论东西方雇佣工人，没有白干活不给工钱的，而这位独创“剩余价值论”号召反剥削的理论大师却终其一生，没付给女仆一文工资，言行不一，理论与实际相反，以至于此。

马克思不仅无偿剥削女仆，还要强迫其充当性奴，产下私生子。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声誉，要恩格斯替罪，私生子用恩格斯的名字命名，由恩格斯寄养在工人之家。拉法格等宣传家还连篇称颂马克思与夫人燕妮的爱情如何纯洁、坚贞与伟大，马克思的情诗如何动人，纯真得能陶冶人的心灵。共产党表里不一，欺世盗名，自教父始。（参考《马克思与其女仆》）

另有研究发现，恩格斯也长期包养女工为娼。共产党“包二奶”之风，看来早已有之。

2、苏共党魁列宁、斯大林等的淫乱

苏共垮台后，人们从解密的文件中发现，列宁死于梅毒。尽管有妻子加上两个情妇，列宁仍然经常出入巴黎妓院，于1902年染上了梅毒。

除了践行“暴力革命”之外，列宁还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遗留下的所谓“共产共妻”的淫乱本色。苏联解体之后，有关苏共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档案被公布于众。一些文章指出，“十月革命”时期，践踏性道德的行为比比皆是。在苏共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资产阶级妇女被“公有化”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实。为了使自身淫乱合法化，苏共人员甚至贴出命令公告，称“16至25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此外，苏共下属的共青团组织还在各个中学设立卖淫场所，迫使女学生参与色情交易，介入有权势革命者的私生活。而发生在公园里、旅馆中的强奸少女事件更是无以计数的发生着，邪恶的凶徒无关乎其他，正是苏共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军人。可见，苏共在列宁的领导下，其奸淫掳掠的历史篇章中也不无例外的充斥着暴力色彩。

列宁因荒淫乱伦而死于梅毒，斯大林则曾因霸占女歌星而遭起诉。

3、中共党魁毛泽东、江泽民等的淫乱

毛泽东一生妻妾成群、纵情声色，杨开慧没死就娶了贺子珍，没跟贺子珍离婚就娶了江青，晚年与江青分居而长期与张玉凤同居……这些还不是最严重的，毛泽东当年强奸杨开慧的妹妹而被杨开慧称为流氓。

江泽民与宋祖英的淫乱天下皆知，与李瑞英、黄丽满、陈至立的淫乱也绯闻不绝……

其实共匪耍流氓由来已久，并一直在耍流氓。现在很多人都很怀念留恋“知青”岁月，但当年狂风暴雨式的上山下乡运动将成千上万知识青年由城市席卷到广大农村、边疆以后，困厄知识青年的除了劳动的艰辛，生活的窘迫，太多的女知青却被耍了流氓：她们“被结婚”、被凌辱、猥亵、奸污、强奸的，其性质是恶劣的，是骇人听闻的。

一九七三年六月中共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前，国务院知青办曾经对二十四个省、市、区的知青状况进行了摸底调查，发现一九六九年以来共发生迫害知青案件二点三万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件约占百分之七十。足以证明当时女知识青年被摧残的程度是何等严重了。而黑龙江兵团某副参谋长调戏女知青七人，边学习中央文件、边调戏女知青，二十五团副团长在全国召开打击批斗奸污女知青罪犯大会的同时，还在办公室里强奸了一名女知青。在那段蹉跎岁月里，不知有多少女知青的血泪辛酸。

在中共于一九九九年开始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中，中共官员警察对女性学员的流氓犯罪行为更让人发指，从有关报导中得知，北京的恶警曾经在大街上强奸女学员；河北涿州恶警何雪健公然在派出所当着另一警察的面，强奸两位和他母亲同龄的女法轮功学员；一名正义警察在向追查国际举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时，就曾见证了一名女教师被活摘器官前被恶警强暴的事实。

流氓中共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学员群众，直接打击了大众公德，加剧了中共的流氓邪性，社会道德一泻千里，政府官员堕落成了权钱色三位一体的怪胎，几乎每个贪官背后都会牵出令人咋舌的流氓丑闻，在他们的带动下，社会各个阶层都充满了流氓痞霸习气，出现了淫邪的教师，好色的老板，嫖妓的军官，淫乱的黑社会头子，包养二奶的警官等等，淫乱肮脏的场合到处都是，都在侵蚀着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学生，难怪有人说：“过去全国一片红，现在全国一片黄，国已不国”。

五、共产党为什么那么狂？

共产党为什么敢于“战天斗地”？为什么敢于宣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迫害上亿的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民众？一句话：共产党为什么那么狂（狂妄、疯狂）？

回溯历史，我们发现，共产党从马克思那里就已经有了极度发狂的基因。

中学毕业后，马克思很快成了一个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伴随着这种变化，他的虚荣心也在急剧膨胀——中学时代对于个人道德名声的渴望迅速地发展成了试图让人们把他当作拯救人类的救世主来顶礼膜拜的妄想。

从大学时代起，马克思就是一个唯我独尊、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1837年，马克思曾在一篇小说中写道：“我们需要新的救世主。”那么谁是“新的救世主”？早在这之前创作的《人的自豪》一诗里，马克思就给出了十分明确的答案：“面对整个奸诈的世界，我会毫不留情地战挑，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那时我就会象上帝一样，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可见，在马克思眼里，“新的救世主”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

马克思的这种自大给一些曾经走近过他的人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无政府主义者巴库宁是马克思的朋友，他曾这样形容马克思：“人必须崇拜马克思。人至少必须惧怕他，以得到他的宽恕。马克思是极度自大的，自大到肮脏和疯狂。”“马克思生前，总是不断地与人争吵，跟政敌，跟朋友加敌人，跟同志；有时候是因为大的政治问题，有时候是为一点无价值的鸡毛蒜皮。每次争吵，正确的永远是他，实在万不得已就是恩格斯。如果不是为了生存，不是为了马克，他也不会让恩格斯正确。”巴库宁的这段文字，传神地勾勒出了一个自以为永远正确，对他人的崇拜有着病态的渴望，狂妄自大到以上帝自居的马克思的生动形象。

马克思极其自大，其个人野心无限膨胀。普鲁士陆军中尉 K. 福格特在回忆他印象中的马克思时曾这样说过，“在我们看来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有着绝好智力的人，却缺少高贵的灵魂。我深信一种非常危险的个人野心已经吞噬了他身上的一切善良。他嘲笑那些对他的无产阶级理论鹦鹉学舌的傻瓜，正像他嘲笑维利希的共产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一样。他唯一尊敬的人就是贵族——真正的贵族，是那些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贵族统治的人。为了阻止他们的统治，马克思需要自己的力量源泉，他只能在工人阶级身上找到这种力量。因此，他修改自己的理论体系使之适应他们的需要。尽管他的种种相反的保证，他个人的野心才是他努力的目的。”

K. 福格特对马克思的观察可谓切中要害，入木三分。不过，马克思的“个人的野心”究竟是什么，他没有明说。其实一言以蔽之，就是充当人类的救世主。

尽管马克思自称也自以为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了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但这只不过是他陷于自我陶醉时对自己的一种误读，一种幻觉，一种欺骗。事实上，马克思不仅没有也不可能给工人阶级和全人类带来解放，而且推动他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在深层动机，也并不是真想让穷苦人翻身，而是要借助这种方式让自己成为人人感恩膜拜的救世主，从而名垂青史，流芳百世！换句话说，他一生的所作所为，看似是在追求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其实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自己极度膨胀的控制欲和虚荣心。为了满足这种控制欲和虚荣心，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当成了显示和证明自己能耐的试验场，而被他捧上天的工人阶级，实际上只不过是看他中和驱使的政治工具。

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容不得任何人与自己并驾齐驱，哪怕是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普鲁士陆军中尉 K. 福格特印象中的马克思就是这样一种人。他在谈到马克思的时候说，“恩（格斯）和他所有的老同事，尽管他们有着非凡的天分，但远远在他的后面和在他的领导之下。如果他们胆敢片刻忘记这一点，他就会用一种可以与拿破仑媲美的厚颜无耻把他们推回他们的位置。”

自大狂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绝对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持异议。美国参议员 K. 舒尔茨与青年马克思打过交道，他印象中的马克思就是如此。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马克思的话确实意味深长，清晰而富有逻辑，但我还从未见过其举止如此令人恼火和令人无法忍受的人。对于不同于自己的意见，甚至不会出于尊重而屈尊考虑一下。对任何反驳他的人，他都予以极度的蔑视；对每一种他不喜欢的观点，要么辛辣地讽刺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无比的愚昧，要么轻蔑地诽谤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动机不纯。我极为清楚地记得他以一种伤人的傲慢宣说‘资产阶级’这个词：资产阶级，也就是令人厌恶的精神和道德极端堕落的样板，对每一个胆敢反对他观点的人他都谴责为资产阶级。”

马克思不但极为专制和自大，而且也很虚荣。但与那些看重钱财和地位的人不同，马克思的虚荣主要体现在喜欢听好话，希望民众敬仰他，把他当圣人和救世主来顶礼膜拜。一句话，体现在对社会名声的渴求上。

马克思曾经的朋友巴库宁这样形容他眼中的马克思：“他俨然就是人们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人是上帝。他要人们像神一样崇拜他，把

他作为偶像顶礼膜拜，否则就大加挞伐，或阴谋迫害。”马克思不但自居为救世主，而且还想让人们心甘情愿地将他作为救世主来崇拜和供奉，这样的虚荣实在称得上是虚荣的极致了。

熟悉毛泽东的人都知道，毛泽东的“狂”比马克思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或者说，如果马克思当年掌握了一个国家的政权，他也同样会干出毛泽东所有疯狂的事情来。共产党的发狂是一贯的，当今的中共依然宣称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依然相信它是“中国的母亲”、“人类的救世主”，依然是什么都敢干。

六、共产党为什么那么暴？

毛泽东曾直言不讳地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还得要我们加以补充。”

说起共产党的冷酷、无情、专制、独裁、专横、好斗和残暴，很多人可能以为只有斯大林、毛泽东等人是如此，其实不然，从马克思时代就已经是这样了。

1、马克思的自私、无情

马克思离家上大学后，爱子心切的老马克思经常给他写信，这些信中有16封被保存了下来，全都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0卷中。多亏它们今天，我们才得以知晓，在老马克思眼中，他的儿子在处理家庭关系上是一个相当自私的人。为此，他在信中指责马克思说，“我对你的许多方面都做了公正的评价，但我无法完全排除这个念头，即你还有利己主义，它可能在你身上超过了自我保存所需要的程度。”

老马克思曾多次告诉儿子，能够收到他的来信是他和妻子生活中最盼望的一件事，马克思本人当然也完全清楚这一点，但是在父亲生前，马克思从来都没有做到过。这引起了老马克思的极度不满，他曾大多封信中批评马克思“自私”、“只为自己着想”、对家庭缺乏应有的责任感。

马克思从不觉得自己有义务养家，虽然以他对多种语言的掌握，他很容易做到这一点。相反，他靠向恩格斯乞讨而活。马克思和他的女佣Helen Demuth有一个私生子，后来他把这孩子栽赃给恩格斯。马克思酗酒严重——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学院的Riazanov主任在《卡尔·马克思，Mai，思想家和革命家》一书中承认了这一事实。

马克思的自私不仅表现在他与家人的关系中，同样也表现在他与朋友的关系中。就拿他的忠诚战友恩格斯来说吧。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可谓亲密至极。自从1850年早些时候两人在伦敦分别以后，20年来，他们一直保持频繁通信，平均每隔一天就通信一次。不仅如此，多年来，没有稳定收入的马克思一家之所以能够维持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靠的都是恩格斯常年的经济援助。对恩格斯与自己

的这份交情，马克思评价极高。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之间的这种友谊是何等的幸福，你要知道，我对任何关系都没有作过这么高的评价。”

然而，1863年1月初，当同居十年的女友玛丽·白恩士因病去世，陷于极度悲痛而难以自拔的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无法向你说出我现在的心情。这个可怜的姑娘是以她的整个心灵爱着我的”、“我觉得我仅有的一点青春已经同她一起埋葬掉了”时，急需朋友安慰的他竟然没有从马克思那得到起码的同情。马克思在回信中只对玛丽的噩耗说了一句平淡的慰问的话，接着，便开始大倒自己的苦水：肉商、面包商即将停止赊帐给他，房租和孩子的学费又逼得他喘不过气来，孩子上街没有鞋子和衣服，“一句话，魔鬼找上门了……”

收到这封信，处在极度悲痛中的恩格斯自然恼了，一直隔了5天才给马克思复信，并在信中恨恨地说：“你自然明白，这次我自己的不幸和你对此的冷冰冰的态度，使我完全不可能早些给你回信。我的一切朋友，包括相识的庸人在内，在这种使我极其悲痛的时刻对我表示的同情和友谊，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而你却认为这个时刻正是表现你那冷静的思维方式的卓越性的时机。那就听便吧！”

更让人吃惊的还在于马克思对亲人的无情。当燕妮九十岁的伯父因病临近离世时，垂涎其遗产的马克思竟然在给恩格斯的信里写道：“如果那条狗死了，就对我无碍了。”恩格斯回复道：“祝贺你，你继承遗产的障碍得病了，我希望他现在就大难临头。”“那条狗”死后，马克思于1855年3月8日写道：“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昨天我们被告知，我妻子那90岁的伯父死了。我妻子将接收大约一百塔勒；若不是那条老狗把财产的大头给了他屋子的女主人，我妻子还能得到更多。”

2、马克思对人类的轻蔑与仇视

马克思给黑人贴上“白痴”的标签，在私人信件里，他经常使用侮辱性的词“黑鬼”。他称拉萨尔为“犹太黑鬼”，并很清楚地表明，这不只是针对一个人的蔑称而已：“对我来说，这一点是绝对清楚的，因为他的头形和头发纹理显示，他是那些参加了摩西的出埃及之行的黑鬼的后代，除非他老妈或祖母跟黑鬼杂交过……这家伙的粗鲁也跟黑鬼一样。”

在各种各样的人群中，马克思最鄙夷憎恨的莫过于有钱有势的人。不仅如此，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对自己的民族也十分仇视。1856年，他在刊登于《纽约论坛报》的《俄国贷款》一文中写道：“我们知道，每个暴君背后都有一个犹太人，就象每个教皇背后都有一名耶稣会成员一样。耶稣会的军队扼杀了所有自由思想，于是，这被压抑的世界的欲望有机可乘了，若不是因为那些偷窃全人类财产的犹太人，资本家们也无需挑起战争。怪不得1856年前，耶稣要把放高利贷者逐出耶路撒冷圣堂。他们就象暴君和暴政背后的当代高利贷者，他们的主体就是犹太人。犹太人已变得如此强大，以至能危及这世界的生命，这一事实，使我们必须揭露他们的组织和他们的企图，以此臭气唤起全世界工人与他们作战，并将这癌肿彻底消灭。”试想，这种论调跟希特勒有何分别？

马克思不仅恨犹太人，也恨德国人。他声言：“只有棍棒才能唤起德国人。”他大谈“愚蠢的德国民众……恶心的德国全国性狭隘意识”，并说“德国人、中国人、犹太人都象小贩”。他称俄国人为“饭桶”，称斯拉夫人为“垃圾人种”。对于众多国家，他所表达的只有恨，没有爱。

马克思甚至拥护北美的奴隶制。他的朋友 Proudhon 曾主张解放美国的奴隶，为此，马克思与之争辩：“没了奴隶制，北美这个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一个家长制国家。把北美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后，你会得到混乱——现代商业和文明的彻底崩溃。废除奴隶制之后，美国也会从世界地图上消失。”

在马克思眼里，人类不过是一堆“垃圾”。他说，“没有人来拜访我，我喜欢这样，因为现在的人类是粗言秽语，他们是一群混蛋。”

马克思在学生时代后期所写的一篇论文中，六次重复了“毁灭”一词——他的同学没任何一人在考试中使用此词。于是，“毁灭”成了马克思的绰号。对于马克思来说，想要毁灭是相当自然的，因为他说人类是“人类垃圾”，又说，“没有人来拜访我，我喜欢这样，因为现在的人类是（粗言秽语），他们是一群混蛋。”

马克思身上有着一一种强烈的毁灭欲，这在他的青年时代就表现得非常明显。“一切存在都应该被毁灭”，马克思很喜欢复述《浮士德》中恶魔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这句名言。在他早年的诗歌中，“毁灭”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他曾在《致燕妮》中直言不讳地宣布：“我几乎无法把七弦琴弹响，因为胸中热血在奔腾激荡，如今我可以嘲笑众神，我有了毁灭一切的胆量。”在《感想》中，马克思甚至对毁灭高唱赞歌：“在遏制不住的运动中，太空把一切侵吞，从毁灭的废墟里，一个新世界在诞生。”

在《圣经》里，魔鬼被天使投入了无底的地狱；而在马克思笔下，戏剧《乌兰内姆》里的人物卢钦多则想把人类投入地狱。他恶狠狠地说：“我年轻的双臂已充满力量，将以暴烈之势，握住并抓碎你——人类。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朋友！’”马克思笔下的另一个戏剧人物——《乌兰内姆》的主角乌兰内姆则赤裸裸地表示要把整个世界都毁灭掉。

3、马克思的专制独裁

恩格斯后来曾回忆说，《新莱茵报》是马克思在“一人独裁”。

然而，马克思想要控制的决不仅仅是自己的家人，也不仅仅是几张报纸，或者一个政党，而是人类社会的一切。就象对他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威廉·布兰察德教授所说，“马克思把世界当成了他的领地。”关于这一点，与马克思打过交道的俄国贵族 P. 安年科夫曾有过更精准的描述。他说：“马克思是由能量、意志和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组成的那种人。他的外表异常引人注目。有着浓黑的头发，毛茸茸的手，外衣的纽扣时常扣错；但是不论他在你面前是什么样子，也不论他做什么，他看起来像是有权力和力量来获得人们尊重。他动作笨拙，但自信、自立。其行为方式公然藐视人类规范的惯常成规，高贵并有些傲慢；他锐

利的金属质的声音与他对人和事物的激进观点惊人地协调。他永远是用一种命令的言辞说话，不容许反驳，并且他用令人几乎感到痛苦的语调讲述所有的事情，从而使他的言辞显得更加尖锐。这种语调表达了他内心对自己使命的坚定信念，即支配人们的思想并为他们制定律法。”试想，这种“支配人们的思想并为他们制定律法”的“坚定信念”，不就是要把整个人类社会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欲望吗！

4、马克思的好斗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好斗，“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但人们不知道，共产党好斗的基因在马克思那里就已经相当突出了。

一个自私、自大、虚荣并且冷酷无情、专制独裁的人，必定也是个好斗的人。在广为流传的“马克思的自白”中，有一个问题是“你对幸福的理解”，马克思的答案是：“斗争”。可见他好斗到何种程度。

马克思极为好斗。他颇为喜爱，且经常重复的一句话是：“世上再没有比噬咬敌人更大的快乐了。”

翻开马克思大学时代所写的诗歌，里面充斥着对斗争的赞美和渴望。甚至于一想到斗争，年轻的马克思就会“脸上放出红光”。他在《风暴》中写道：“青春的热血在激荡，使我的脸上放出红光，我怀着满腔的渴望，期待投入斗争的风浪。”“我要把爱情、生命和全部精神/都融入这斗争的风浪——”

大学一毕业，马克思迅即就以斗士的形象亮相于社会舞台，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对现存社会秩序“毫不留情”的挑战。

正如威廉·布兰察德教授形容的那样：马克思“从对敌人的进攻中、对敌人的毫不留情中、用语言将敌人一点点的肢解的过程中获得了施虐的快感。他正准备摧毁资本主义体系，他能从对这一破坏的推想中获得真正的兴奋。”

不仅如此，马克思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也喜欢四面树敌，到处出击，甚至与人一言不合，就喜怒形于色。正像有人描绘的那样，“带着尖锐而辛辣的嘲讽，他在公开会议和私人聚会上向对手发起了进攻。他领导了一个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向其他的共产主义作家和宣传家发出了猛烈的批判炮火，将他们的主张炸得粉碎。”

马克思曾写信给恩格斯，谈到那些意见与他不一致的“同志”们：“我们必须让这些混蛋相信我们与他们继续友好，直到我们有能力不择手段地把他们清除出我们的道路。”

5、马克思极度崇拜暴力

马克思对暴力有着不同寻常的偏爱，这也是他最为钟情的毁灭方式。

在《小提琴手》一诗中，面对着“如痴若狂”演奏着“死神进行曲”的小提琴手，有人劝道：“琴手呵，你冷嘲热讽揉碎心，英明的上帝赐予你的艺术，你该把它化作乐曲飞上九天，让它伴着灿烂群星舞翩跹！”不想这善意的规劝竟一下激怒了小提琴手，他一脸杀气地答道：“什么话！我要把这血污的长剑，直插在你的灵魂心间”。一言不合，就要以剑取对方的性命，而不是与之进行平和理性的沟通，可见其暴戾的程度。

马克思对暴力的偏爱后来更集中地反映在他对暴力革命的鼓吹中。而在这方面又以他受命编写的《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最为赤裸裸，也最具代表性。“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这段话把一个恶狠狠的黑老大般的马克思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他不但宣布要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而且还毫不掩饰地用暴力对统治者进行威胁和恐吓。

1849年，马克思在为《新莱茵报》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曾对“保皇恐怖主义者，上帝和法律所宠爱的恐怖主义者”坦言：“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你们要求任何宽恕。当轮到我們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马克思还曾把在沙俄因为犯了杀人罪而被处决的恐怖分子称为“不朽的烈士”，或“惊人能干的伙伴”。为什么共产党嗜血成性，杀人如麻，看了马克思的这段自白，你该明白源头了吧。

6、列、斯、毛、邓、江都同样残暴

很多人以为列宁比较温和，其实根本就不是。斯大林搞的大清洗运动，早在列宁搞的“肃反”运动中就已开始了。有学者指出：如果列宁多活几年，那么他也会与斯大林一样搞大屠杀运动。

列宁的追随者斯大林说：最大的欢乐就是和一个人发展友谊，直到他信任地把头靠在你胸口，你就可以一刀插在他背上——这是无与伦比的快乐。

毛泽东一生都喜欢整人，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同样喜欢暴力。

邓小平面对大学生和平请愿的“六四”运动，竟然说：“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

江泽民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竟然说：“我就不相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法轮功是真正的佛法修炼，没有敌人，也不把谁当作敌人。）

可见，共产党的暴力传统是一贯的，只要共产党存在，它就不会改变。

七、共产党为什么那么坏？

1、共产党前身、光照帮帮主魏萨普的败坏

光照帮的核心领导机构是“最高委员会”。在被政府没收的一封信中，魏萨普（1782年6月）向其心腹华克抱怨说，“最高委员会”是由一群无道德的人、嫖客、撒谎者、债务缠身的人、吹牛者、自负的笨蛋组成……这些“最高委员会”成员们的所作所为：一个会员成天缠着另一个会员的妻子；一个会员要强奸另一名会员的妹妹时，她丈夫回来了……

魏萨普抱怨手下的人，那他本人如何呢？从被没收的信件中发现，1783年，魏萨普勾引其兄弟的寡妇导致她怀孕，魏萨普害怕事情败露损了自己名声，就想办法堕胎（魏萨普是教会大学的教授，这种乱伦是大丑闻，而且教会是禁止堕胎的），没有成功，于是又央求一名手下想办法把她杀掉灭口，但又没有成功。

除了男会员之外，光照帮还秘密招收女会员，说让她们有“解放的感觉”，并且把女会员分为相互独立、相互不知道的两类，一部份为淑女（virtuous woman）组成，可以给光照帮带来让人尊敬的气氛（即起“羊皮”的作用）；另一类由轻浮的女人（light woman）组成，目的是用来帮助满足帮内兄弟们对快乐的嗜好。光照帮一直用金钱和性贿赂有地位的人，然后敲诈、威胁从而迫使他们就范，受光照帮的控制。光照帮是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性解放的重要幕后黑手，其目的是要摧毁家庭，败坏人类道德和价值观（光照帮的政治纲领之一）。

这么一个流氓黑帮创立了共产党，可见共产党的腐败是有源头的。

列宁还是德国间谍，是个性虐待狂和吸毒成瘾者。现在中共的堕落和腐败完全失去了控制，相信共产党自己能整治腐败只能是自欺欺人。

2、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败坏

马克思，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生命中还有更严重的污点。1960年1月9日，德国报纸《Reichsruf》报道了这一事实：奥地利总理 Raabe，曾将一封卡尔·马克思的亲笔书信送给苏俄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喜欢这封信，因为它证实，马克思曾是奥地利警方的一名领赏告密者，他在革命者队伍里当间谍。

这封信是在秘密档案馆中被偶然发现的。它指证，马克思作为告密者，在他流亡伦敦期间告发他的“同志”们。每提供一条消息，马克思获得25元的奖赏。他的告密涉及流亡于伦敦、巴黎、瑞士的革命者。其中一个被告密的人叫 Ruge，他自认为是马克思的亲密朋友，两人之间充满热忱的通信至今尚存。

马克思的父亲曾在一封信中不安地告诉儿子：“当我想到你和你的未来时，我的内心就充满喜悦。但我有时仍不能摆脱那使我感到害怕的忧郁而纷乱的念头。因为有时在脑海中会象闪电一样冒出一个想法：你的心是否和你的智慧、你的才

能相称？——在你的心里有没有能够给予那个 生活在痛苦中的多愁善感的人（注：指马克思的未婚妻燕妮）以慰藉的那些世俗的、然而非常温柔的感情？因为，显然在你心里活着并主宰一切的那个魔鬼，并不是 附着在一切人身上的魔鬼，那么这是什么样的魔鬼呢？是天上的还是浮士德式的？你对真正人的家庭的幸福有一颗敏感的心吗？这一疑虑使我心里感到十分痛苦。”

在马克思的心中根本就没有爱，而是充满了仇恨、毁灭、暴力等多种魔性。马克思的内心是包裹着恶的内核的混合物。马克思的整体心态和言论都充满魔性。他的朋友 Weitling 写道：“与马克思谈话时，话题通常是无神论、断头台、黑格尔、绳索、刀。”

所有活跃的撒旦教徒都有混乱的个人生活，马克思也不例外。Arnold Kunzli 在《卡尔·马克思心志》一书中写道：马克思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自杀了，另外三个孩子死于营养不良。马克思的女儿 Laura 嫁给了一名社会主义者 Lafargue，她埋葬了自己的三个亲生骨肉，然后与丈夫一起自杀。另一个女儿 Eleanor 决定和她丈夫做同样的事，她死了，而 她丈夫却在最后一刻退缩了。

马克思身后一直有两个形象——一个是我们熟知的经过党文化精心塑造过的失真的马克思，一个是鲜为人知的真实的马克思。前一个马克思被称作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共产党不但把他当作自己的上帝来顶礼膜拜，而且还想要人们也匍匐在他的脚下。后一个马克思则是典型的自大狂，他敌视和反对一切神灵，不但专制虚荣，而且好斗自私，魔性十足。他之所以要与资本主义为敌，归根到底并不是为了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而是想要充当人类的救世主，名垂青史，流芳百世。可想而知，发端于这样一个人的共产主义运动怎么可能不带有自大专制、虚荣好斗和自私魔性的劣根性呢？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与生俱来就是邪恶的，它带给人们的为什么不是许诺过的幸福，而是一场空前绝后的灾难，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

3、共产党的“逆向淘汰”机制

在正常社会里，越是好人越容易得到提升；但在共产党社会里，越是坏人越容易得到提升，所以共产党领袖往往都是最坏的人才能当上，偶尔有些人性尚存的人当上了共产党领袖，也难以长久（如胡耀邦、赵紫阳等）。

共产党的机制是把人变成坏人，变成堕落的人，在中国做好人难，而且很难。这就是共产党的“逆向淘汰”机制，越不讲道德、越不讲良心越能够得到共产党的重用。

因此，寄希望于共产党“自律”，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八、为什么共产党邪恶无底线？

1、共产党的邪恶超过黑手党

黑手党罪行严重，而撒旦教的罪恶则远超于此，甚至突破了黑手党的底线。

Tomasso Buscetta 是西西里黑手党的代表。他做了警方的线人，透露了黑手党的罪行。他说：“（黑手党认为）犯罪是必须而无可避免的，但它总要有理由。我们排斥无理的犯罪、为犯罪而犯罪、或只因个人冲动而犯罪。例如，我们排斥“株连”，不会谋杀目标身边的人，比如其妻子、儿女、亲戚等。”

但撒旦教和共产党的罪行则属于另一体系。对于共产党来说，囚禁和折磨犯人的亲属，挑动人们父子互斗、骨肉相残，是理所当然之事。可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普通的不道德的人类理念，它以恶魔的方式进行犯罪，其教义正是魔教，其邪恶无底线。

2、共产党的杀人手法源于撒旦教的活人祭

研究表明：共产体制的杀人手法源自撒旦教的活人祭。

据曝光的现代撒旦教内幕资料，撒旦教聚会常有的活动是男女纵欲狂欢；也经常有活人祭，被杀的人多数是魔教里不被信任的人。有现代撒旦教教会人员公开宣称：撒旦教徒可以在除掉一个令人厌恶和应该被处死的人时进行活人祭。

Lunatcharski，一位曾任苏联教育部长的哲学家，在《社会主义与信仰》中写道：马克思抛弃了与神有关的一切，并把撒旦放到了行进中的无产阶级队伍之前。

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国家，都有共同的杀人历史，而其对活人的迫害和折磨及针对人体器官的特殊爱好，又有其共同的相似之处。共产国家和共产主义者以大量杀人为统治手段；杀人模式层出不穷；杀人手段极其残忍……这些共同特征的源头和起因已很清楚：杀人符合共产主义的魔性，是魔鬼对人类仇恨和破坏毁灭的具体表现。

施行活人祭的撒旦教徒往往是被魔操控了的人，所以许多残忍的行为才难以被人所相信，因为这早已背离了正常的人性。

《九评共产党》中写道：“中共在文革的高潮阶段，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

柬埔寨首都金边罪恶馆的展柜前，陈列着 S-21 监狱，为了给柬共领导人进补，竟然由传自中共援柬的“专家与技术人员”特制的钻脑机，取人脑来制造补品。保健医生从人后脑钻开 0.8 公分的孔洞，再从头顶钻眼，即可取出完整的人脑，经中共专家加工，即是最佳的补脑品，可保证首长精力充沛地为“人民”服务。这种医疗术是否有效？无从查考。但已发现的几千枚钻孔人头骨却铭刻下一段柬共统治时期的真实历史。

西方出版社于 1983 年 3 月 10 日报导，在津巴布韦，共产独裁者 Mugabe 的军队杀害了三千名 Ndebele 部落的人。此军队是北韩指导员训练出来的。军队命令该部落的人射杀自己成年的儿子，若有不从，就将他们连同儿子一齐射杀。

由此，许多共产党国家中发生的大规模杀人的残酷与邪恶，其真实原因是：共产邪教劫持国家机器进行大规模活人祭，威慑人民以达到其政权稳定，而魔鬼借助共产体制杀人搞活人祭以充实魔鬼的邪恶能量。

3、共产党活摘人体器官，犯下“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罪恶”

现代器官移植起源于前共产党苏联，1936 年前苏联医生沃罗诺夫将一个尸体的肾脏移植到一位因汞中毒而肾衰竭、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年轻人体内，病人在 48 小时后死去了。1936 年正是斯大林大清洗中，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发生的时候。上百万人死于大清洗，16.5 万名神父因传教被捕，其中 10.6 万人被枪决。

中共建政初期，以共产苏联培养医疗卫生人才的方法为蓝本，改造了中国传统的医学教育模式，建立起高等教育的制度与体制。中国的器官移植体制来源于共产体制，既没有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中天理对医生医德的要求，也没有西方传统医学中希波克拉底誓词道德伦理规范，从开始就是不受任何道德伦理约束的畸形体系。

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中，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以牟取暴利，被国际社会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这正是中共邪恶无底线的表现。

由于中共医学体制内器官来源不明，其关于移植研究的文章一直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在活摘器官曝光之后，许多美国大移植中心停止了对中国医生的培训，不愿再把训练移植技术作为魔鬼行恶的工具。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用各种手段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生命的整个医务体系中的人员因为丧失了“救死扶伤”这最基本的医德，魔变成了“含灵巨贼”，也就是含有共产党那邪恶的魔灵的巨贼。

二零零九年，曾在辽宁省公安系统工作的一目击者披露中共邪党系统活摘学员器官的证据中提到，军医在活摘器官时没有打麻药，有些人不理解。这是因为这些人用善良的正常人角度来判断中共活摘器官系统，而撒旦教搞活人祭从来就没用过麻药，含中共魔灵的巨贼又怎么会在活摘器官时讲人道呢？

马克思身为犹太人，却仇视犹太人和犹太人的信仰，写了一本反犹太的书。而被马克思仇视的犹太人反对其邪恶主义，并声援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七年初，以色列医疗保险运营商停止送病人去中国进行器官移植。2008 年 7 月，古犹太最高法院在累计的各类证词和间接证据基础上得出结论：无数的无辜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杀害，其中有些是出于活摘器官的利润而进行的。九十七岁的犹太教牧师约瑟夫·撒冷·艾莉亚斯（Rabbi Yosef Shalom Eliashiv）是立陶宛正统犹太教的法典专家和宗教领袖。他坚定地禁止犹太教徒从中共摘取器官的

暴行中受益，艾莉亚斯要求教徒们即使是在性命攸关的情况下也不允许通过这种途径寻求治疗。

马克思不是中国人，共产主义是西来的魔灵，与中国五千年文明没有任何关系，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何要为非己族类的共产邪灵买单，陪其一起被淘汰呢？

结语

共产党出现一百多年来，红祸流布十几个国家，十几亿人被奴役，上亿人口死于非命。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浩劫！

了解共产党的历史渊源，明白共产党邪恶的真正原因，你就不会再受共产党谎言的欺骗，你就不会再被共产党表面繁荣所蒙蔽，你就不会再对共产党自身“改良”抱有幻想。

本文只是从有限的角度揭示了共产党的邪恶，而《九评共产党》则全面、深刻的揭露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要远离共产党的祸害，一定要认真读一读这本书。

（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整理）

主要参考资料（明慧网）：

[《挖出共产党的根》](#)
[《中共的意识形态来自魔教》](#)
[《马克思成魔之路》](#)
[《还原真实的马克思》](#)
[《马克思不为人知的生平》](#)
[《马克思主义与活摘器官》](#)

主要参考书目缩写：

GW: Gerald B. Winrod, Adam Weishaupt: A Human Devil (California, 1969)

AB: Abbe Barreul, Code of the Illuminati, part III of Memoir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Jacobinism (New York, 1799)

JB: James H. Billington, Fire in the Minds of Me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2007)

JL: Juri Lina, Under the Sign of the Scorpion (Stockholm, Sweden, 2002)

JR: John Robison, Proof of a Conspiracy Against all the Religions and Governments of Europe (New York, 1798)

MA1: Rabbi Marvin S. Antelman, To Eliminate the Opiate, Vol 1, (Jerusalem, Israel, 1974)

MA2: Rabbi Marvin S. Antelman, To Eliminate the Opiate, Vol 2, (Israel, 2002)

MD: Mark Dice, The Illuminati: Facts & Fictions (The Resistance, San Diego, CA, 2009)

NW1: Nesta H. Webster, Secret Societies and Subversive Movements (General Books, Memphis, Tennessee, Reprint 2010)

NW2: Nesta H. Webster, World Revolution: The Plot against Civilization (Boston, 1921).

NW3: Nesta H. Webster,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920)

Judth Miller, Occult Theocracy (1933)

(全文完)

[大陆直连看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

[禁书网](#)提供禁书下载阅读, 禁书目录,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是最大最全的禁书下载基地,
中国禁书, 大陆禁书应有尽有。

禁书禁闻禁片大陆直连:

https://pipes.yahoo.com/pipes/pipe.run?_id=40fbfb511221f769a51746fa91a1ff4f
<https://github.com/bannedbook/fanqiang/wiki/jwproxy>